# 老汉也精神

.

小月今天又是挂着憔悴回到公司；我见到她不觉起了爱怜，可怜的小月，与杰结婚两年多，天天受着杰折磨，

全是精神上和心灵上的折磨；是真的，小月曾告诉我，她丈夫早年纵慾过渡，天天嫖妓，夜夜笙歌，今年尚未三十，

已不能人道，小月虽是有夫之妇，但仍是处女之身。

我走到小月旁，正想好言安慰，忽然，小月扑在我的胸前，嚎哭起来；我轻声问：「他又打你。」

小月点点头，小月的泪水沾湿了我的西衫，我看着小月的粉脸，她朱红的小咀，她乌黑的长发；小月柔弱的身

躯压着我，我突然有点荡；事实上，我与小月本已相识多年，可说是青梅竹马，不过，我两一直也没有干出越轨行

为，以兄妹相称，但事实上，我是深爱着小月的，这个心底的秘密我从来没有给人家说过。

我轻轻抚着小月的秀发，小月慢慢平静下来，她仍然紧紧地搂着我，她抬起头，我看着她带泪水的双眼，我吻

了她！

「嗯」小月轻轻发了一声，这一声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鼓励」吗？

我继续吻她，由轻轻的两唇相接，至两舌相撩，我们都投入了，我双手不期然地扫着她的背和她那丰盈的美臀，

我起了反应，小月也感觉到，不过，小月却好奇地看着我，道：「你怎麽了？」

我明白的，小月的丈夫杰不就是不能了吗？可怜的小月啊！自与杰一起后，只以为性乃痛苦之事。

这时，我突然起了一个念头，就是，我今天要给与小月至高无上的喜悦。

我把小月抱到沙发上，让她躺着，我仍然吻着她，小月半合着眼睛，享受着我对她的温柔。

这时，我双手在「工作」了，抚摸着她那柔软的胸脯，小月的乳房很细，以前我是见过的。小月未嫁时，都不

介意在我面前更衣，因为我们太熟了，太了解对方，我还笑她的好几遍。

不过，抚弄小月的乳房，我却是第一次，我和小月好像有点「热」，我大胆掀起小月的裙子，用手轻按小月的

下体。

「嗯唔」小月发出两下很自然的声音，她的内裤早以湿了，但是却十分热。

我不断地轻揉着小月的下体，同时解开了她的上衣。

在小月的「鼓励」下，我脱了她的内裤和乳罩，啊！可怜的小月，她那雪白的乳房上有三条血痕。

「是杰干的？」我问。

我十分愤怒，小月点点头，这时小月坐起来，把我的裤子脱去，我的大肉棒早已又硬又热，小月看到我的大肉

棒，脸露出既羞又意外的表情。

这也难说，小月所见她丈夫的，不就是一条死蛇？

小月吻我下体的，我知道小月就是知道这样「侍奉」一个男人，她是这样对她的丈夫杰的，小月吻得狂起来，

对小月来说有点辛苦，因为她那小咀，实难吞下如此大棒。

我轻轻推开她，我用我捷敏的舌头扫压她的阴蒂。

「啊呀啊呀呀…唔…呀…唔好…好…好舒服…啊…啊呀…」

小月用双手掩着自己的脸，有点羞，但又难敌这种莫名的快慰兴奋，小月的淫水，如滔滔不尽的长江江水，如

注下泻。

我知道这是小月的第一次快感，不过，肯定不是最后一次。

我的舌头为小月侍奉了足足十五分钟，直至小月不停地哀求下「爽死了…啊呀呀…够了…唔…够够…了…舒服

死…爽死我呀…」

我慢慢停下来，小月喘着气。

这时，我把肉棒在小月阴门上下擦着，小月立时又弯起小腰，「啊」的一声，我又撩又擦了数十下。

这时，小月上下口皆开合开合的「喘气」，我终把大肉棒缓缓送入小月又水又火的小洞。

小月「呀」的一声，「请温柔点…呀…呀呀……啊啊…呀…唔…呀啊…呀啊…啊呀…」

我已冲破小月的处女膜，大肉棒变得更大更涨更热，有节奏地抽插，三浅一深，两浅一深，小月不停呻吟着。

我和小月的拍打声，我大肉棒在小月的淫水抽插时的潺潺声，充满了我的办公司，我双手有时抚弄她的乳房，

有时搓捏她的肉股，我和小月都进入忘我。

「我来了好几次高潮…」

这是小月和我相好后在我耳边跟我说的话。

「爽死呀…呀啊…呀啊…呀啊…啊呀…唔得啦…啊呀…可以吗？…够够…停啊…唔好停…好好…呀呀…温柔点

…啊啊…唔呀…够了…啊呀…」

我终於把我的射了入小月里，我两紧紧地搂着对方，吻着吻着…

这时其他的职员回来了，我把自己的办公室房门锁上，搂着小月…

后来，小月和杰不再住在一起，但小月和杰仍是夫妇。小月现在是我的情人…小月你嫁给我好吗？

小月没有和丈夫杰离婚，因为小月仍然需要杰。

--------------------------------------------------------------------------------

一天，小月接到杰的电话，杰道：「近来如何？」

小月冷冷地说：「没有什麽。」

杰说：「以前是我的不是，常常大力捏你的胸，弄痛了你，而且…」

杰默言。大家也明白，杰是不能人道的。不过，自从小月离开了杰后，杰自修心养性，不再拈花惹草，并服食

壮阳大宝丸，其性能力日见回复。

当见有喜色，即电其妻小月，欲与云雨一翻；不过，小月已不如以往，她不再是一个对性事一点也不懂的女子，

而是一个懂得享受性爱快慰的女人了。

小月和其情人日日翻云覆雨，交欢不分日夜，其情人终精尽人亡，衰竭而死；不过，对小月的情人而言，死也

是无憾，牡丹花下死，作鬼也风流。

小月的情人死后，小月已多月没得男人慰藉，晚上只能勉强用手指解决。

一夜，小月浪声不绝，「啊呀…啊呀…」

浪声转至邻户的黄伯。黄伯年有七十，但仍是一个强汉子，其妻不能满足他，他只好嫖妓。这晚又听到小月的

浪声，黄伯的那话儿不期然硬了起来，黄伯只觉慾火急升，硬硬的那话儿随着浪声上下震动。

不得了，不得了，黄老太刚又不在，无处出火之际，黄伯竟跑到小月之门前，大力敲门，高叫火烛！

小月连内裤也不及穿上，就跑到门前，欲问究竟。黄伯一个箭步，推开大门，立刻把小月压在地上，黄伯硬硬

的那话儿刚压着小月的小腹，左手捏着小月的小乳房，右手按着小月的口。

小月实猜不到黄伯有如此一着，小月被黄伯粗鲁地「对待」，痛得要命，却又呼叫不得，其淫水随即收乾了。

这时，黄伯来一招霸王硬上弓，可是，黄伯实在太兴奋，未入小月之阴门即泄，顷刻，吐出一团混浊之液，黏

在小月的阴毛和阴唇间。

黄伯气促地躺在小月胸前，小月不断推他打他，奋力挣扎；此时，杰刚至，见到此情此境，大为惊愕，杰一脚

把黄伯踢开。

黄伯实料不到杰的出现，黄伯即起来，裤子也不穿跑回自己的屋去。

杰看着没穿内裤的小月，乳房半掩，双颊微红，口唇半开，姿态撩人。

杰上前轻轻搂着受惊的小月，在其耳边轻声安抚着，杰碰到小月暖暖的身躯，不期然起了男人的自然反应。

杰把小月抱入浴室，用暖水冲着小月，杰用手轻擦着小月雪白的娇肤，杰又用手指在小月身上下游动，另一只

手就在小月的乌黑小草丛里轻轻抚弄。

小月自然地呻吟几声，多月来未被男人拥抱和爱抚的小月，今次来得特别兴奋，刚才给黄伯的上下其手，以及

非礼等情境，早以忘却，而现在面前的就是以前的丈夫。

杰今次又来得及时，英雄救美，小月心荡，其肉臀半挺，以作迎之势。

可是杰性能力初癒，心虽充满慾火，力却不从心，杰的那话儿仍是死蛇一条，浴室地上，小月的淫水比肥皂水

还要多。

小月正慾火满盈，双手搓着自己的小乳房，肉臀左右摇拽；这时，杰只好用口舌暂待，杰之口技倒不错，而且

杰有条比一般人长的舌头，舌头又舐又压又打，向着小月的阴蒂处攻击。

小月难耐，淫水如奔泻，口不停呻吟。

「啊呀啊呀…好好…好舒服…爽死了…爽死了……好好……呀呀……」

杰的舌头在小月的阴门挑弄十多分钟，又在肛门处舐了数百回，小月已不能自控，浪声不绝。

（这时，邻屋黄伯固然听到，可是那里又再敢跑出来呢？）

杰已用自己的手不断弄着自己的那话儿，可是仍没半点「起」色。

在这时候，浴室门突然被人推开，一个黑影突然冲进，那黑影是个赤裸的男人，他那肉棒正向小月的花心插去，

「啊」小月发出的不是惊骇声，而是快慰的浪声。

数月来的花心也没有被男人的肉棒抽插，这时却出现一支又大又热又硬的肉棒，小月实爱不惜手，小月的肉臀

前后摇摆，与那黑影有节奏地抽插送迎。

「呀呀呀呀呀，爽死了，插死我呀，啊啊……呀呀……」

小月已完完全全失去理智和仪态。

这时，杰看着那黑影，惊道：「你不是刚死去了，小月的情人？」

那人徐徐地回答：「我只是假死吧，小月的性慾太旺了，我支撑不着，只好假死逃去，这几个月来幸得邻屋黄

老太的特别「照顾」，得以回气，今见小月险被黄伯蹂躝，故回来救美，但汝来前一步，见汝仍未…吾观小月姿态

撩人，慾火难耐，即跳出跟小月云雨。」

情人仍不断抽插着，小月虽在忘我的高潮中，仍听到情人的说话。

小月道：「太好了…杰…啊啊…你也来吧…呀呀…好爽呀…啊啊…」

小月一口吞入杰的小蛇，说也奇怪，小蛇即大了，慢慢地硬起来。

小月技巧地「侍奉」杰的那话儿，杰的那话儿红得快爆了。这个情境不用多说，是一前一后；小月的前口含着

杰的那话儿，小月的后口则与情人互撞，发出有节奏的拍拍声。

「唔唔唔…呀呀呀…唔唔唔唔…」小月不停呻吟着。

杰很快便爆浆了，这是杰与小月结婚多年，第一次对她射出的精浆，却竟是射入爱妻的口里。

小月一一吞下，情人仍在抽送，已近千下了，拍得小月的肉臀有点红，杰躺在地下，看着小月与情人做爱，心

中一点嫉妒也没有，却有点高兴。

事实上，杰以前不解温柔，只顾自己的快慰，对小月只是粗暴，如今，见到小月高潮一浪接一浪，自己也感到

莫名的快乐和兴奋。

小月仍在淫叫，叫得使人「心旷神怡」，情人与小月换了几个性交位至，情人终於在小月里射了，三条肉虫就

睡在浴室里。

休息不到一小时，小月又要了，二男又得「侍奉」小月几回，不知弄了多少回，三人一同回到睡房大被同眠。

后来，小月、杰和情人「和议」，三人同意住在一起，天天享受着性爱的高潮。

【完】